

建设文化强国 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崔妍

建成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国国家版本馆,推进《复兴文库》等文化工程;《长津湖》《山海情》等优秀影视作品广受好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深入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不断推进……我国精神文化产品供给质量明显提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全社会凝聚力向心力极大提升。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系统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到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再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文化领域呈现出“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的生动图景。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截至2021年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000多个、文化馆3000多个,乡镇(街道)文化站4万多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57万多个,农家书屋58万余家。在城市,“城市书房”“文化驿站”等文化空间成为市民休闲的好去处;在乡村,文化服务中心将农技知识、书报电影等送到农民群众身边;在线上,数字

文娱、云端展览让观众足不出户就能获得精神食粮。

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当下,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我们要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理念,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和多层次文明对话,立足中国大地讲好中国故事,展示好丰富多彩、生动立体的中国形象。

一个民族的复兴,总是以文化的兴盛为强大支撑;一个时代的进步,总是以文化的繁荣为鲜明标识。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必须更加坚定文化自信,自觉肩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更为强大的思想保证、舆论支持、精神动力和文化条件,为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提供强大的价值引领力、文化凝聚力和推动力。

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有什么不一样

张春梅

今天谈网络文学,似乎早就已经超越了它究竟是不是文学的阶段。网络文学的影响太大了,不仅在视听媒介的大众消费上占据显著位置,还一路顺风顺水,冲出国界,走向世界各地,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力量。因为传播力太强、影响力太大,网络文学怎样才能承担起讲好中国故事、传播正能量的职责,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

网络文学在写者身份、读者功能、作品形态等方面呈现新特点

作为一种当代文化现象的网络文学,能够成为必须正视的文化名片,是从与传统文学的博弈和比较中建立起来的。这里的“传统文学”,在以前是没有的,就是因为有了网络文学这种借助键盘和互联网书写与传播的新写作方式,此前的口头文学尤其是纸质文学就成了传统文学。

离我们最近的现当代文学尤其成为传统文学主要的生力军。也只有现代文学,成为评价网络文学能否算是文学主要的参照系。因此,我们讨论现当代文学的方法,很自然地成为判断网络文学的标尺。这就有了“文学”参照下的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同”。

“作者—读者—文本—世界”的四维划分法是我们谈文学本性时常用的思路。以此为坐标,我们来看看基于文学共性的网络文学的“异”。

纸质文学有相对独立而稳定的社会评价体系,网络文学则因网络介质和产业化成为随时而变的互联网社会的表征。纸质文学的作者是作家,享有明确的社会身份,是个体意志和创造力的合体;网络文学的作者是写手,是网民,是群体中匿名

的一员,是“万众为媒”中的一个。纸质文学的读者依循作者在文本中的路标,去探查作品的奥秘,因此是接受主体;网络文学的作者却与读者共在一个虚拟空间之内,二者利益共享,兴趣共享,身份可以互换,既是接受者也是生产者。纸质文学的世界是单个文本所内蕴的对世界的理解,是对现实生活的更高反映和精神性的集成;网络文学的世界却基于虚拟现实,是来自民间的故事、民俗、神话和大众生活的汇聚。

在上面的比较中,我们看到,谈论网络文学,可以在文学体系之内,但是网络文学在写者身份、读者功能、作品形态和所反映世界的丰富性等方面,已经溢出传统文学的边界。这意味着,即便我们说网络文学是当代文学的一部分,那也是有着非常多不同的差异部分。假如我们一味用既有观念和概念来命名网络文学,很可能这种优势姿态会抹杀网络文学的特性,从而成为一种想当然的自我陶醉。因此,多谈谈网络文学的“异”,切近观察在互联网时代诞生的网络文学的本性,或许才更能敞开其与文学的关联。

为什么网络文学作品越写越长

为什么网络文学作品越写越长?写、读双方明明都知道是虚构的故事,为什么在“追更”和“更文”的结构之中彼此相宜、迟迟不愿完结?为什么同等类型的长文本会如此大张旗鼓地摆在不同平台?以“网络”为中介来看网络文学的“异”,这些问题便迎刃而解。

作品的长度,自然和产业化的机制有关,但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写者和读者对漫长人生的渴望,反过来说,则是现实生活心态的显影。同种类型,有那么多人不厌其烦地写,除流量和点击率的原因,则显出网络文学民间群体创作的特性,这是“万众为媒”时代群体记忆的碎片

化表达。篇幅那么长,类型那么多,这些共同折射出互联网的区块化性质。网络文学用建构起来的虚拟情境,带着万千读者在物理现实之外披荆斩棘。

如今,技术以前所未有的凌厉之势介入生活,人工智能渗透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关于网络文学中的虚拟世界的理解,要破除真实与虚拟的二元划分,正视新媒介环境下“现实”所发生的新变化。看似“玄奇”的想象当与“现实”接合,与动漫、“互联网+生活”彼此交汇,并没有给读者带来多少违和感,反而如机器人已经在饭店端盘子一样成为大众化的文化现实。

网络文学是网络空间里的一个故事园地

网络文学从生产、传播到产业化运营,是一个鲜明的当代经验的呈现过程。从《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开启的QQ空间虚拟恋爱生活场景,以“网域之网”的形式搭建起“另一种生活”的大众梦想,在技术更迭频频仍的焦躁中,为大众在广阔的网络空间提供了一个故事园地。

万众生活和众说纷纭,以故事的形式凝结下来,成为网络文学作品。书写与阅读、生产与传播、主体与用户,这些以往有主次之分的概念开始变得界限模糊。计算机技术不断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技术加持使人类的记忆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扩容,甚至使关于多维未来

的想象变成一种现实。作为群体媒介现实的网络文学,是一种共同营造出来的文化现实,其存在本身就具有虚拟性。可以说,网络文学是虚拟世界向日常生活的延伸。

从书写的人、文本中的世界和数码化的文本形态等维度,我们可以将中国网络文学描述为:以屏幕为中介,以网络为载体,以数字为基本代码结构,以汉语为表现形式,以写者和读者共在一个空间为主体,形成共谋的虚拟性的世界。总之,谈网络文学这一媒介变革的产物,要谈“文学”也要谈“网络”,二者的结合建构起大众关于历史、当下和未来的当代理解。

一部书反映中国非遗全貌

宗荷

广布中华大地的无数民间传说,古琴、十二木卡姆等音乐,京西太平鼓、徽州板凳龙等舞蹈,绕梁三日的昆曲、东北二人转等戏剧,吴桥杂技、陈氏太极拳等体育、游艺与杂技,杨柳青木版年画、寿山石雕刻等美术,宜兴紫砂、景德镇陶瓷等技艺,仁心济世的传统医药,春节、壮族三月三、农历二十四节气等民俗……如珠如玉、不胜枚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见证,保护、继承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当代人的使命,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近日,我国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工具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辞典》(以下简称《大辞典》)由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出版发行。该书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并获2020年国家出版基金支持。

《大辞典》由文化学者王文章担任主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共同参与组织工作,近580位非遗保护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员撰稿,历时6年完成。全书共320余万字,收录词条6636条,正文分为基础理论、制度机制、实践活动、代表性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5个部分。

中国自古就有保护文化遗产的

传统,文学史上记录整理古代民歌、乐歌和祭歌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是明证。新中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进入21世纪,以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为开端,以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为标志,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实践,在非遗保护领域得到拓展、深化和丰富。

《大辞典》的编纂立足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框架和学科建设视角,系统阐释中国非遗及其保护实践所涉基本理论;重视话语体系的建设,对收录的非遗领域名词、术语体系进行学术规范并给予科学阐释;追求专业性、实用性,凸显知识密集、检索方便的特点,内容上有机统一、形式上统一规范、语言上科学准确,以适应非遗保护领域理论研究和工作的学习、参考和研究需要。

《大辞典》较全面、客观地反映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总体面貌,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非遗保护的实践经验、理论探索 and 突出成就,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乃至文化遗产学这类新兴学科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学术基础。



10月11日,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在温州市博物馆库房地层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出土陶器。2021年底,浙江省温州市在基建考古中发现了朔门古港遗址,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即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保存较好的古代建筑遗迹、沉船以及数以吨计的宋元瓷片等。9月28日国家文物局召开发布会,通报了温州朔门古港遗址考古重大发现,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提供重要见证。目前,考古工作人员正在对遗址进行补充性发掘,探索古港码头和瓯江岸线的完整脉络。

新华社记者 翁忻昶 摄

艺术乡建:唤醒沉睡的乡村之美

刘琪

茂林修竹、曲水流觞、阡陌稻田、古树老宅……每个中国人的心里,都装着一个“田园梦”。因此,在很多人奔赴城市寻求机遇的当下,也有不少人“逆流而动”,重回乡村,希望过上“暖暖入村,依依墟里烟”的田园生活。

随着脱贫攻坚的如期实现以及乡村振兴的全面展开,城乡差距逐渐缩小,在物质生活上,农村开始向城市看齐。如今的城乡差距,很大程度体现在文化艺术建设上。如何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文化艺术的作用,让乡村从富起来到美起来、雅起来,增强乡村审美韵味、文化品位,满足乡村群众高品质的生活需要,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课题。

把乡村变为艺术空间,将田野化为画布舞台

审美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题中之义。以美学理念为指导,以艺术设计为手段,将美学融入乡村空间设计是提升乡村文化水平的重要途径。比如,河南省修武县利用农村闲置空间,打造出一批村级乡村美学综合体,并以该综合体为依托,开展社会服务。修武县秦厂村的美学综合体,由国际知名设计师团队设计,在保留“乡愁”的同时,运用艺术手法将红色文化元素融入建筑设计,如今已成为当地有名的网红打卡地,村里很多年轻人结婚都选择在那里举办婚礼。

人的气质模样各不相同,村庄也是。艺术介入乡村空间设计,一定要尊重不同村庄的历史文化、自然条件、村民需求,选择最合适的艺术语言,坚持“一村一品、一品一韵”,力求让每个村庄,每幢建筑都成为一道艺术风景。

激活沉睡的乡村文化资源,将其变成乡村发展的资产

艺术乡建的作用,不仅在于给乡村“美容”,还在于激活沉睡的乡村文化资源,将其变成乡村发展的资产。在这方面,非遗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诞生于农耕文明时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积淀的产物,也是乡村特色文化最直接的体现。数据显示,我国73%以上的非遗项目保存在传统乡村,比如

江南乡村,小桥流水,修篱种地,莺歌婉转,就像一个温婉柔美的姑娘。那么,白墙黛瓦的徽派建筑,可能就是当地比较好的选择。因为徽派建筑风格质朴淡雅,黛瓦与白墙相互映衬,如姑娘的明眸皓齿,在婉转顾盼间,能尽显江南水乡的灵动雅致。而黄土高原上,沟壑纵横,植被稀疏,干旱少雨,在那里的农村搞艺术乡建,因地制宜,修建窑洞,远比开挖池塘更能彰显当地的文化和特色,也更能满足当地村民的生活需求。

艺术乡建,把乡村变为艺术空间,将田野化为画布和舞台。通过把传统乡村的生活方式与现代美学理念相结合,艺术乡建不仅为乡村“美了容”,还打造出新的生活生产场景。比如,很多“一村一品”的乡村,成功“吸粉”,成为网红,顺势发展起旅游业。

版画、剪纸、泥塑等。由于跟现代生活和现代审美脱节,不少非遗面临传承危机。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艺术家、设计师的到来,为非遗产品带来更具现代美感的造型,赋予其贴近现代人生活需求的功能,让不少非遗不但“活”了起来,也“火”了起来。借助非遗资源,很多乡村的内在动力被激发出来,找到了高质

量发展的新路径。

比如,浙江天台的灵溪村,依托非遗资源发展艺术乡建,打造出集“逛千年古村,练溪家长拳,闹状元游街,吃三尺垂面”为一体的特色乡村度假体验地,展示了千年古村的文化魅力,呈现出文化创意引导古村落改造、以乡愁文化引领旅游发展的新气象。还有广西桂林双潭村桂林漆器传承人王伯杨,他成立非遗传承乡村振兴基地,研发出桂林柚罐等一系列文创产品,形成了一条以柚罐为核

调动村民参与艺术乡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村民是乡村的主体。艺术乡建的落脚点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最终目的是增强村民的文化自觉,提升村民的文化自信,打造一支生机勃勃的乡土人才生力军,激发乡村振兴的内在活力。为此,必须调动村民们参与艺术乡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在这方面,浙江省宁海县葛家村的艺术乡建案例提供了示范样本。在葛家村,艺术乡建的行动者们,对养花、酿酒、劈竹、砌石等被村民忽视的技艺进行重新设计,并结合村民各自的需求和条件,对他们进行技艺培训。

依靠重新设计的技艺,开过缝衣店的村民袁小仙成为“粉小仙手工艺馆”的布艺艺术家;会挖竹笋的村民葛国青现

在是竹艺艺术家;泥瓦匠葛万成功将自家小院改造成仙绒美术馆并当上馆长。经过艺术家与村民们的共同努力,往日那些村民眼中一文不值的本地资源被一发现,乡土文化体系逐渐得以形塑。村民们不仅收获了个人潜能创造的红利,而且重新认识了乡村,认识了自己,文化自信得到明显增强。

艺术乡建重在乡村资源挖掘与价值转化。上述艺术乡建案例,在处理艺术实践与空间设计、艺术成果与产业共创、艺术思维与主体共生三种关系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值得学习借鉴。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艺术家对乡村问题的关切,既不能偏离艺术家的创造力,也不能割裂乡村的生产生活,更不能消解村民的主体地位。